

Lecture 8 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世纪晚期）

马基雅维利（1469 -1527），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一直被提拔到佛罗伦萨的内政/外交大臣，“阴谋诡计”是为了统一国家。

- 1494：统治佛罗伦萨 60 年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
- 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
- 索德里尼统领佛罗伦萨共和国
- 1498：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
- 1512/1513：美第奇家族重新夺回权力，马基雅维利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

1. 背景

1.1 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世界的内在矛盾

思想：科学与宗教（理性与启示，自然与上帝）

政治：世俗国家与教会

时代背景：宗教改革 / 赎罪券

1.2 现代性革命

对于一切超验和永恒秩序的批判与否定

一切秩序的源头都是人，都是人所创造或建构的（笛卡尔“普遍怀疑”/“我思故我在”，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 笛卡尔“普遍怀疑”：一切知识可感知都可以怀疑，唯有“我在怀疑”这个事实不容置疑

1.3 马基雅维利的问题意识

- 对意大利和欧洲当时的政治现实的分析：基督教教会导致意大利丧失尚武精神和四分五裂，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教会从属于国家
- 对于人性和国家起源与本质的思考：生存与安全（人性的基本欲望）

1.4 《君主论》的主题

- 权力本身就是目的：国家或权力的获取（acquisition）和维持（maintenance）
- “政治无道德”
- 强调权力的获取过程（没有终极目的）
vs. 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权力指向的目的/最佳政体；权力的德性）

2. 政体的划分

共和国（republic）：人民按照法律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统治者人数大于 1

君主国（principality）：统治者人数为 1；分为世袭君主国 / 混合君主国 / 新君主国（依靠自己的军队才是真正的新君主国 / 依靠运气或他人）

- **新君主国**：自己有能力 / 不依靠世袭 / 统治权力的获得是全新的，依靠自己的军队——这样的政体是最稳定的

2.1 世袭君主国

获得：不是自己通过德性和军队获取的，而是继承来的（幸运）

维持：相对比较容易，保持旧的传统即可

危机：权力的获取和维持都没有经过考验（tips：把管理者都慢慢换成自己人）；革新的记忆和原因由于统治时间之长而消失。

2.2 混合君主国

占领一个新君主国所遇到的困难：旧的统治者或既得利益者成为死敌；被统治者怀疑新君主；和帮他获取政权的朋友的关系也无法继续保持，因为他既不能满足那些朋友的期望，又无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

策略：君主亲自率领军队驻扎被征服地区；移民和殖民

- 如果被征服国与征服国的地区和语言（大致）相同，新君主只需要灭绝旧君主的血统，并保有原地区的风俗和赋税，就可以令被征服国自然地融入自己的统治。
- 如果被征服国和征服国在语言、习俗和制度不同，新君主最好驻节在那里，这样可以令愿意做臣民的人更加爱戴他，而让别有怀抱的人更加畏惧他。

原则：扶弱抑强（正面例子：罗马、亚历山大大帝；反面：法国国王路易）

- 罗马人在夺取领土时，认真地遵循这些原则：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不让弱国势力增长，打压强大势力，不让强大的外国人获得声誉。
- 法国国王路易的做法与这些原则相悖：占领意大利后，灭掉弱小的国家，扩大了教廷的势力，把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引入意大利，自己不驻节在那里，也不派遣殖民。

2.3 新君主国

2.3.1 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

（成功）斯福扎：依靠自己的德性和军队

（功亏一篑）切萨雷·波几亚：靠幸运和他人军队（靠父亲的好运当权，轻信教皇亡国）

- 对于靠自身能力而非幸运而崛起成为新君主的人，马基雅维利视希伯来先知摩西和波斯国王居鲁士为典型例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从埃及人的奴隶状态下摆脱出来，而居鲁士利用波斯人对梅迪人统治的不满和梅迪人的软弱建立波斯帝国。
- **军队的类型：**自己的军队 / 非自己的军队（雇佣军/外国援军） / 混合的军队——自己的军队很重要
 - 雇佣军和援军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不团结，有野心，无纪律，所以和平时期国家受这些军队掠夺，而战争时期国家受敌人掠夺（这些军队会在战争中逃避）。
 - 意大利被教廷和共和国分裂，而它们都习惯于招募外国雇佣兵；雇佣军将领贬低步兵的声势，减轻自己和士兵的劳苦和危险，以致意大利陷入被摧残羞辱的状态。
 - 外国援军也是无益的，虽然它们本身可能训练有素；如果援军失败，君主会遭到毁灭，而如果援军胜利，君主和国民会成为援军的俘虏。援军比雇佣军更加危险，因为援军团结一致，且完全听命于外国人，而雇佣军受雇于君主，无法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加害于君主。

2.3.2 以邪恶之道获得军权

- 锡拉库萨的暴君阿加托克雷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君权，可是他屠杀平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被称作有能力的。
- 奸诈残暴的君主之所以可以保卫自身和国土的安全，是因为他们妥善地使用残暴手段；除非能为臣民谋福利，绝不能再用恶劣手段。
- 损害人民的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损害，而恩惠应该一点一点地赐予，以便人民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

3. 君主的德行和能力

马基雅维利对于传统道德哲学和宗教的批判

关于人性和政治世界的“实际真理”（effectual truth）

-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服从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的必然性（necessity）
- 个人：生存与安全（多数）+ 荣耀（少数），国家：生存与安全

马基雅维利摆脱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和神学思想的束缚，从历史与生活实践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揭示典型君主应有的性格和品质。

- 若君主做出恶行以挽救国家，他不因受到责备而不安，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带来安全和福祉，反之就会带来灭亡。
- 和蔼、诚恳、仁慈等优良品质，君主不可能全部拥有，更不可能全部保持；君主必须避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性，而保留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3.1 古代道德哲学和宗教

“乌托邦”/理念“德性”，是一种对于人性和政治世界的想象/虚假的理解

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不是一种自在、客观、永恒的道德德性，而是必须依赖于君主获取和维持权力的必然性——凡是有利于君主获取和维持权力的道德德性就是好的，相反就是恶的。

3.2 具体的德性分析

- **慷慨 > 吝啬**：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君主应该不要害怕吝啬之名
- **残酷 > 仁慈**：让人民恐惧（君主不需要取悦/依赖于人民）比让人恩义（依赖于人民）更可靠；恩惠要一点一点给，威严要一次性给足才能有威信；“残酷”但不“憎恨”（保护人民的财产），也不“蔑视”（君主的威严和出身等）；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人们畏惧君主，是基于君主的意志，所以明智的君主应在这件事上占据主动性，但要注意不要招来憎恶。
- **背信 > 守信**：（正面：切萨雷·波几亚，费迪南德；反面：索德里尼/守信放走了美第奇家族）绝大多数人是非理性的，必须要用武力来威慑他们；没有必要对绝大多数的背信弃义的人守信；一位君主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具有世人所公认的一切良好品质，但有必要伪装成看起来具备这些良好品质。

德性是人获取和维持权力的能力

3.3 避免受到蔑视和憎恨

选择心腹大臣而非谄媚者

受人尊敬的方法

3.4 德性与命运——意大利君主为什么丧失了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军队（教会反对战争和军队）

对人民友善（没有削弱贵族的实力）

没有彷徨于未然

应该：自己能力出众（“浮士德精神” / Knowledge is Power），不应该任由命运主宰——能力强的君主“命运”的比重就会减少

- 意大利正在受到外国势力的奴役和压迫，马基雅维利呼吁梅迪奇解放意大利，这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强烈的爱国情怀。
- 若要解放意大利，需要制定新法律和新制度，组织自己的军队（组建可以击退骑兵又不怕步兵的新型骑兵），击退侵略者以建立新君主的声誉和地位。